

佛教圣地鸡足山文献资源概述

吴 棠

鸡足山是中国佛教名山之一。相传是佛弟子迦叶尊者奉佛命,持释迦佛的僧伽黎衣,以候弥勒佛下生处(见《佛国记》《大唐西域记》卷九)。明代起佛教界即认定位于云南大理府宾川县境内的鸡足山是迦叶道场,极盛之时全山共有“大寺八,小寺三十有四,庵院六十有五,静室一百七十余所”。(据清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大错和尚《鸡足山指掌图记》)如此众多的寺庵,在全国佛教名山中位居第一。(康熙)《大理府志》记述:“兹地旧有三千兰若,鸡山元旦,僧俗烧香散花,远近至者万计,自汉迄今无虚岁”。明代嘉靖年间参政谢东山在其《鸡足山游记》中说到:“方今华彝一统,南诏为衣冠文物之区,国家财赋之府,四方游鸡足者踵接而至”。鸡足山的兴盛有其政治、社会、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其中又以佛教文化一脉相传最具特色:历史悠久,高僧

辈出,佛迹,文物及丛林”众多,因之被誉为我国西南佛教文化的“第一文物宝库”。

(一)

作为鸡足山历史文献典籍载体,古人已经做过大量的搜集、整理工作。“名山志”是传统地方志中的一种类型,为历代方家所看重,鸡足山的志书有两部已经毁殁,仅存志目;另有三部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

徐霞客《鸡足山志》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徐弘祖应丽江土知府木增之请,于八月第二次登鸡足山后所修,成稿四卷,因病中止。志稿毁于清顺治年间(公元1644年-1661年),仅在《徐霞客游记》之末附有《鸡足山志目》和《志略》从中可见一斑。是志门类齐全,体例完备,为鸡足山志筚路蓝缕之作,功不可没。

钱邦芑《鸡足山志》明末清初

“江左大儒”钱邦芑撰。钱法名大错,既是高僧又擅长诗文。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冬,钱氏游抵鸡足山,常住片云居,“攀岩扞壑,搜奇吊古,历数十日而其未厌也”。次年应澜沧兵备道曹延生和众僧的请求,编撰《鸡足山志》十卷,曾刻板印行,后遭兵燹,书板俱毁。三十年后范承勋续修鸡足山志时得见残编,后略作增删,成稿十卷,人称《志》。

范承勋《鸡足山志》十卷,范字苏公,沈阳人,清康熙年间(公元1662年-1722年)任云贵总督。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游鸡足山,捐资修建天一阁,写有《游鸡足山记》等诗文。次年以钱《志》残本为蓝本,“删其芜陋,补其缺略,付寺僧梓之”。正文十卷,卷首序文七篇,另有《鸡足山图》及《图记》。内容丰富,可信度较高,流传较广。清光绪时(公元1875年-1908年)同兴石厂重

印。今有鸡足山佛教协会 1985 年铅印本,宾川李宝鎔、叶元生注释。

高翥映《鸡足山志》十三卷,首一卷,共计 14 册。此志为私修,未刊行。稿本先存山寺,后流落民间,1931 年为由云龙所获,除缺《跋》外,保存良好,既是孤本,也是善本。高《志》除抄袭范《志》外,增加“异术”、“风俗”、“异迹”及大量诗文,可补范《志》之不足。云南省图书馆作善本收藏。2000 年由鸡足山佛教协会请赵应宝、张鹏飞、李树军等先生断句、排印,作为内部资料交流。

《鸡足山志补》四卷一册,赵藩、李根源辑,民国二年夏五月京师聚珍版印行。卷一录徐弘祖《鸡山志目》、《志略》、《人物》。卷二金石、书画、榜联。卷三、四为艺文。此志为赵、李两人于民国元年(公元 1912 年)8 月同上鸡足山住悉檀寺时,寻访古迹文献,“援古证今”所辑。

《鸡足山志》宾川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撰,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出版发行,16 开本,18 万 3 千字,226 页。内容分为:地理、景观、佛教、寺院、高僧、文化、古树、名花、禽兽、土特产、旅游及附录共 9 章。此书系新编,有 1950 年后的部分资料,内容有“新”的特点,但在体例和材料的取舍方面有不足之处,只能看作是“名胜介绍”一类的出版物。

(二)

游记虽然是一种文学作品,但有的游记就很有史料和学术价值。《徐霞客游记》中的“鸡足山”这一部分可说是极其珍贵的史料。徐弘祖(公元 1586 年-1641 年)在他晚年西南之行中,两次上鸡足山考察自然地理与历史文化。崇祯十一年(公元 1638 年)53 岁时,由

黔入滇,穷南盘江源后于鸡足度岁。次年由鸡足山到丽江谒木知府,返游大理、保山、腾冲,入缅未果,由蒙化再上鸡足山。首次一个月,第二年八月二十二日至崇祯十三年正月,因病返回江苏。徐两次在山停留共 178 天。其间访僧友、寻古碑、查文献、提意见,贡献是多方面的。如说马鞍山岭位置重要,“而独无一塔,为山中欠事”。碧玉寺老僧不修边幅,沽名钓誉;陕西僧与河南僧不睦“非山门之福”。茶饮中记述了“清茶、蜜茶、盐茶”,是为“三道茶”等;还有花卉、植物方面的资料,于自然科学工作者都是可供研究的资料。

散见于历代方志、文集的鸡足山游记,近人于希贤、沙露茵在《云南古代游记选》中,选注了明代李元阳、周复俊、谢东山、王昶四人的《游鸡足山记》各一篇。此书系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出版。

20 世纪抗日战争时期,大批内地学者流寓云南,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大”,集文化、学术界的精英名流于南滇。1943 年春节,时驻大理的宋希濂邀请西南联大 10 位教授来大理讲学。其中罗常培、费孝通、潘光旦、曾昭抡、孙福熙五人,由宋陪同到鸡足山游览。返回昆明后,罗常培写了《鸡足巡礼》,费孝通写《鸡足朝山记》。两位学者在国难之时行走于苍洱之间,从自然风景写到时代与社会的变迁,从宗教文化到人生哲理,写得文质交映,挥洒自如。文章不故作高深,不玩弄辞藻,却有很高的文化品位。冰心为其《序》中说到:“人生有三大乐事:一、朋友;二、读书;三、旅行”。鸡山之行“研究了学术,赏玩了风景,采访了民俗,慰问了朋友”。这两部书当时分别在昆明、桂林出版,尘封半个世纪之后,

《鸡足巡礼》收入《苍洱之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6 年出版;《鸡足朝山记》收入《费孝通文集》第三卷,北京群言出版社 1999 年 10 月出版。

抗日战争时期社会动荡,民生艰难,纸张短缺,印刷困难,刊物很少。有关鸡足山的文献只查找到少数几篇:《鸡足朝山》万峰撰,刊于《旅行杂志》(上海)第 20 卷第 2 期。《鸡足天下奇》赵德厚撰,刊于《旅行杂志》第 23 卷第四期。同期刊有《鸡足片习》珍贵照片多帧。

赵德厚,昆明人,中央社资深记者。他对鸡足山可说是一往情深,多年来曾 5 次步行登山直攀金顶。他与笔者系挚友,1997 年 3 月来信说:“仆与鸡山,算是最有缘分,1943 年迄今,已跨半个多世纪,每次登临,感慨尤多,目之所睹,非言语可形容者。仆今年八旬,目前能徒步上山者,据寺僧称绝无仅有。此行感想极多,不论道路建设,丛林修建,真令人耳目一新”。

另一信中说:鸡足山“成败兴衰,诚历历在我眼目。曾记得昔年游苏州寒山寺,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钟铭上有诗:‘姑苏非异域,有寺传钟声,漫说盛衰迹,法灯灭又明’。鸡山现在正是‘法灯灭又明’的昌盛时候了”。赵君能诗善文又特长摄影,摄有各个时期的鸡足山照片,具有文献价值,是鸡足山沧桑历史的见证人。令人叹息的是,赵君已于 2002 年 9 月去世。

1949 年 12 月云南和平解放,直至 1979 年长达 30 年的时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鸡足山的文脉几至中断,文献遭劫,损失巨大。直到 80 年代“枯木逢春”,党的宗教政策逐步落实,鸡足山的法灯又复重明,引起世人的关注。

最先写文章的是夏泉生,江苏无锡人,园林工程师,在大理工作

多年，曾任大理市园林局局长、州文管所所长，对大理的文物保护和园林建设颇多建树。他写的《云南鸡足山考察散记》刊于《大理文化》1979年第3期。夏现任无锡市园林局总工。

其次是吴棠写的《云南佛教圣地鸡足山》，刊于《昆明师院学报》1980年第2期。次年又写《云南佛教源流及影响》刊于《大理文化》1982年第1期，此文重点内容仍是鸡足山。1995年12月15日《云南日报》又刊《而今鸡足山》一文。之后，作者应川滇黔十一市地州政协约稿，写出较为全面的《佛教圣地鸡足山》，收入《今古生辉南丝路》一书，德宏民族出版社1998年出版。

1985年2月，宾川县志办编印《佛教圣地鸡足山》，16开本，50页。同年11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鸡足山的传说》，许天侠收集，王艳钧、张乃光、张楠等人整理。内容分为：开山神话、八景传说、风物故事、寺庵、名人传说、僧民故事等共59篇，计11万6千字。民间口传，经文化人整理的作品，可补史志之不足。

2000年10月，宾川县委副书记主席孔化魏和离休中学高级教师赵应宝编写《天开佛国鸡足山》一书，介绍鸡足山的历史、自然景观、寺院、名士高僧和民族风情。由于两位作者都是当地人士，熟悉鸡足山的历史和现状，内容较为充实。此书由鸡足山佛教协会资助刊印，次年10月经作者修订再版。

随着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鸡足山的佛教名山地位再次为国内外人士知晓，报刊上发表有关鸡足山的文章逐渐增多，据大理州图书馆《馆藏专题目录索引》，约近20篇。这些文章属于宣传、介绍性的文字居多，内容厚实、有创见的较

少，此处不再列举。

(三)

鸡足山佛教文化源远流长，作为高层次的研究，这里还要着重提到几种有关的学术论著。

一是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陈垣（公元1880年-1971年）字援庵。广东新会人。先后在北大、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任教授，1952-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并兼任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陈是史学界大师级的学者，著作很多。《明季滇黔佛教考》的内容叙述明末清初云、贵两省佛教发展情况，及明末知识分子怀念故国、抗节不仕的精神。作者将从未利用过的嘉兴藏和续藏阅读一过，专注其中遗民逃禅的语录，在纷杂的材料中，钩稽出明末清初滇黔知识分子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滇黔两省佛教以云南最盛，而高僧又多集中于鸡足山，论人物及其事迹之评价，当以此书为专著。此书1989年中华书局出版，2000年12月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列入“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之一再版。

二是《云南大理佛教论文集》蓝吉富等著，台湾佛光出版社1991年出版。此书系由台湾现代佛教学会理事长蓝吉富教授发起、率领的“云南大理佛教文化考察团”，1990年7月来大理考察，与大陆学者和佛教界人士座谈交流后，在台湾出版的论文集。内中有著名学者汪宁生、张旭、李孝友、邱韶莹、庄伯和等人的力作，还有大理州南诏史研究会中年学人的专文。考察团曾专程上鸡足山朝拜，台湾林孟颖所写《考察团日志》，鸡足山部分文虽简略，但意蕴深刻，引人深思。

三是《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赵园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全书45万字。赵园是一位女学者，1969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1981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研究生班，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这部书似乎与鸡足山佛教文化无关，但从学术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来说，时代背景和社会风习是需要了解的重要一环。本书下编为“明遗民研究”，其中第六章“遗民生存方式”有“逃禅”一节；第七章“时间中的遗民现象”有“失节忧惧”、“故国与新朝之间”等章节，值得一读。此书获首届“长江读书奖”中的“专家著作奖”，被学界评为“对于明清之际文化氛围，士人心态的提示，是以文学方式解读历史的成功之作”。

(四)

以上对鸡足山的文献只作简略式的回顾，为了使文献资源得到开发利用，还应该着手做一些基础工作。例如对三部古鸡足山志的整理，应作精心校注，正式出版；同时聘请专家学者再编一部新《鸡足山志》。名山出名志，前人先贤已留有宝贵的文献遗产，新志要编撰出较高的水平，才能经受住时间的检验，广为流传。

还应加强文物古迹和生态环境的保护。鸡足山已有管理部门和文化研究所的设置，还应建立一个鸡足山博物馆，可先从图书室和文物陈列室做起，把与鸡足山有关的典籍、文物包括碑刻，以及当代用新科技制作的声像影碟、图片等集中，经科学方法整理后提供使用。

基础工作较好，才谈得上弘扬鸡足山佛教文化，做到鸡足山旅游事业的可持续发展。